

探案故事

Tanan Gusthi

~2~

点与线 [日] 松本清张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荷兰鞋之谜 [美] 埃勒里·奎恩

黄室奇案 [法] 嘉斯东·勒鲁

中国出版社

探案故事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案故事(2)/〔法〕嘉斯东·勒鲁等著,小丽等改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7

ISBN 7-5087-0589-0

I. 探... II. 小...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缩写本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1952 号

书 名 探案故事(2)
著 者 〔法〕嘉斯东·勒鲁等
改 编 小 丽等
责任编辑 李威海 王 洵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66020581(策划部) (010)66060275(邮购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589-0/I·171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黄 室 奇 案

离奇的“黄室”凶杀案	3
橡 林 深 处	13
预审法官的讯问	27
凶手是怎样逃出“黄室”的	37
围 捕	48
楼 道 奇 迹	59
埋 伏	63
难以置信的尸体	75
鲁勒达毕依一鸣惊人	82
斯坦格森小姐的隐秘	95

荷 兰 鞋 之 谜

案 发 现 场	101
奎恩巡官到来	113
发现新的证据	126
追 踪 调 查	142
紧 急 会 议	151
又一起谋杀案	156
案情明朗了	168
摩高斯的来信	177
抓 住 凶 手	180



真相大白	184
------------	-----

尼罗河上的惨案

林内特的婚事	195
骚 扰	206
谋杀未遂	222
船上的罪犯	236
林内特之死	238
一串珍珠项链	246
调 查	255
晚 宴	260
情况复杂化	265
真相大白	275

点 与 线

目 击 者	295
殉情自杀	300
独自调查	311
第一个疑点	320
四分钟的安排	326
数字上的风景	337
北海道的目击者	349
难破的障碍	355
一封启发性的信	368
水落石出的报告	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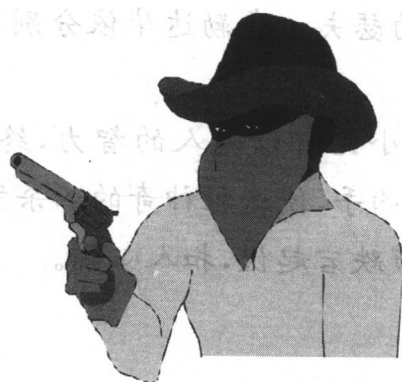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黄室奇案

森新思德... 案者山... 转下... 小 丽 改编 中... 室... 小

嘉斯东·勒鲁[法] 原著



内 容 简 介

古老的橡实庄园发生了一桩神奇的凶杀案。斯坦格森小姐倒在卧室血泊中，凶手却在四周门窗完好的情况下神秘失踪。

面对如此令人头疼的案件，著名侦案弗德里克·拉桑和年轻的小记者约瑟夫·鲁勒达毕依分别对案情进行了缜密侦察和分析。

最后，年轻的小记者以超人的智力，终于找到“黄室奇案”中隐藏最深的凶手，使这桩神奇的凶杀案公诸于天下。

本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离奇的“黄室”凶杀案

谁还记得 15 年前那桩扑朔迷离的“黄室奇案”？数月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起奇案。据我所知，这起案件的神秘莫测，没有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它曾使警察局为之绞尽脑汁，法官们为之费尽心机。当时，人人都要解开这个不解疑团，可任何人都没能揭示这个秘密。

最后，一位年仅 18 岁的青年却找到了答案。他就是当时一家大报社的小记者——鲁勒达毕依。但在法庭上，他只是说了此案的关键，没有把真相全盘托出。不过，这样他还是说明了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并开脱一个无罪的人。尽管当时他没有说出很多理由，但现在，我的朋友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因此，你们很快就会了解此案的全部真相了。

下面我就按案发第二天《时代日报》对“黄室奇案”所描述的这一案件向你们叙述。

1892 年 10 月 25 日，《时代日报》在最新消息栏上发表了以下消息：

“在橡实庄园斯坦格森教授寓所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该庄园位于奥尔歇河畔埃皮内省附近的圣热纳维埃夫森林边缘。昨天晚上，当教授还在实验室工作时，就有人企图谋杀正在一墙之隔休息的斯坦格森小姐。目前，斯坦格森小姐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这条新闻在巴黎引起了强烈震动。

斯坦格森教授父女在进行放射线的研究工作，极为科学界所关注，为日后居里夫妇发现镭作了先导。此外，他那有关“物质分解”新理论的学术论文也是大家所亟待的。

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对此案发表了文章。其中，《晨报》上发表了题为：《神奇的罪行》的文章。

那位《晨报》不具名的编辑是这样写的：

下面是我们对橡实庄园凶杀案了解的一点情况。斯坦格森教授情绪极低，被害人情况严重，致使调查工作陷入极端困难，没有人对“黄室”中发生的事能说清楚。不过，我们总算比较成功地采访了斯坦格森府上的老仆人——雅克老爹。他和斯坦格森教授是一



起闯入“黄室”的。小姐的卧房就在实验室的隔壁，实验室和“黄室”在一座小楼里，小楼离城堡约三百米，位于花园的尽头。

雅克老爹对我们讲道：“案件发生时约夜间 12 点半，我正在实验室，斯坦格森先生还在工作。我洗完了所有仪器，只等斯坦格森先生休息之后，我才去睡。玛蒂尔德小姐是挂钟敲过 12 点才起身去睡觉的，临走时，还向我和斯坦格森先生道了晚安。她推开了‘黄室’的门，进门后，她还从里面用钥匙锁上并插上门闩。当时我还觉得可笑，并和斯坦格森先生开了句玩笑，‘瞧，小姐把门上两道锁，她准是怕妖猫！’而先生没有反应。然而，我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凄怆的猫叫，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我和斯坦格森先生都一声不吭地呆在小楼里，他仍在书桌前工作，我已干完了活，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他暗自想到：‘这个人多么了不起啊！’现在我回想就在那时，凶手正由于我们无声无息的时候，才肯定我们已经离开了实验室。就在挂钟敲响午夜 12 点半时，突然从‘黄室’中传出小姐的呼救：‘抓凶手！抓凶手！来人啊！’紧接着我们还听见几声枪响，还有桌子和家具被推倒在地的巨大声音，小姐还在呼救：‘快！来人啊……抓凶手……爸爸！爸爸！’

“听到这儿，我和斯坦格森先生立即跳起来，向房门冲去。可是，门被紧紧锁了两道，我们想撞开门，可是门很结实。斯坦格森先生当时简直发了狂，他一面用力撞击房门，一面狂怒大哭，最后，由于绝望和无能为力而低声抽泣。

“此时，我忽然想到凶手一定是从窗户进去的。于是，我像疯了一样跑去。倒霉的是，我必须先跑出花园才能绕到窗口。

“我朝花园的栅门跑去，途中遇到看门人贝尔尼埃夫妇，他们也是听见枪声才赶过来的。我简单地向他们说了说情况，叫看门人马上到斯坦格森先生那去，然后让他妻子跟着我去开栅门。五分钟后，我和看门人的妻子来到‘黄室’的窗前，借着月光，清楚看到窗户没人动过，连铁窗里的百叶窗也依然完好。因此，凶手不是越窗而进，也不可能越窗逃走。

“我和看门女人又跑回到小楼去。尽管斯坦格森先生和贝尔尼埃猛撞‘黄室’的房门，可门仍然纹丝不动。最后，在大家共同撞击下，门总算被撞开了。

“借着看门女人举着的实验室的灯，看见‘黄室’很小，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张小桌子，一个床头柜，一张梳妆台和两把椅子。小姐穿着睡衣，躺在地上，四周混乱不堪。周围一片搏斗过的痕迹。她的脖子上血迹斑斑，满是可怕的指甲印子，右太阳穴有一个伤口，鲜血直往外流，地板上已凝聚了一滩血。斯坦格森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发出了痛心的





呼声，便细心地照料她。而我们呢，则四处搜寻企图杀死我们女主人的恶棍，可是，哪儿也没人！只在墙壁上找到一个男人的宽大手印，门上有一块没有标记被血染红了的手帕，还有一顶旧无檐软帽。地板上有许多新留下的男人脚印，脚很大，他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一种黑黝黝的烟灰。“黄室”里没有壁炉，凶手又不可能夺门而逃，在这斗室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他从何而入，又从何而出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另外，在‘黄室’地板上发现了我的手枪，正是我本人的手枪……我们检查了子弹，看到凶手曾开过两枪。看来，那个人事先去过我住的顶楼，从我的抽屉中偷了我的枪，然后用我的枪行凶。不过还好，方才凶手作案时，斯坦格森先生见我在那儿，要不然，我也许已被关进了监狱。”

《晨报》的记者继续如下报导：

“对雅克老爹讲述的‘黄室’凶杀案，我们完全是按他原话报导，只是删除一些不必要的描述。他三番五次地表白自己是清白的。最后，本想还需要对他问许多问题，可在这时城堡大厅中进行调查此案的预审法官却派人把他叫走了。我们没法进入橡实庄园——因为整个橡实庄园都被警察守卫着，他们严密地看护着所有通向小楼的脚步。

“后来，还想采访看门人夫妇，但他们不愿见客。最后，我们只好到离城堡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等科尔贝预审法官，德·马尔盖先生离开城堡。

“终于在5点半，在德·马尔盖登车离开之前，我们向他提了以下几个问题：

“德·马尔盖先生，你是否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与本案有关的情况？”

“很抱歉。”德·马尔盖先生回答，“再说，此案我们还没有任何头绪。反倒使我们越来越糊涂！”

“我们又请德·马尔盖先生尽可能说明一下，他的话，显而易见比较重要。

“如果仅从目前手中掌握的材料来看，恐怕这起凶杀案中的许多疑团不会很快查清。明天我们将对这座小楼进行探测，探测的结果会使人相信不应该对事物的逻辑性丧失信心。首要的问题在于：凶手是怎样进入室内的，又是从哪儿出去的？如果没有任何出口，那么只能像雅克老爹说的那样是魔鬼在作怪了。”

这篇文章，与当天发表的所有文章相比，预审法官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像含义颇深。

文章的最后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从‘主堡客店’的店主那了解到，所谓的‘妖猫’叫声是老妇人阿热努大娘养的猫在夜间发出的凄怆的叫声。她住在森林深处的一个窝棚里，离圣热纳维埃夫岩洞不远。”



“案件中的一系列‘黄室’、‘妖猫’、阿热努大娘、魔鬼、圣女热纳维埃夫、雅克老爹，待到明天对小楼进行探测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至少也会像预审法官希望的那样‘永远不应事物的逻辑性丧失信心。’此时，斯坦格森小姐仍处于昏迷状态，不停地说着胡话：‘凶手！凶手……’有人认为她活不过今夜……”

最后，该报还在最新消息栏中说，局里已致电让大名鼎鼎的弗雷德里克·拉桑速返巴黎。他目前正在伦敦负责侦破一起证券失窃案。

在我往下写之前，我首先向你们介绍我的朋友——约瑟夫·鲁勒达毕依。

我刚开始认识他时，他只是一个无名记者。那时，我正从事我的律师生涯，我在去申请到马札斯监狱或圣·拉札尔监狱的许可证时，经常在预审法官的走廊里碰到他。他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圆脸，圆得像个球。正因这样，新闻界的朋友才给他起了个“鲁勒达毕依”的绰号，意思是“滚圆球”，后来这个雅号就变得赫赫有名了。他才16岁，又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当在奥贝尔康街发生一起把妇女卸成八块的凶杀案时，他曾把尸体的左脚送交给《当代日报》的主编。而警察局为了找到这只脚已花了八天时间却一无所获，正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参加了一个临时的掏阴沟队找到了。

当主编得知这一切后，不免对这个16岁少年头脑中蕴藏的智慧倍加赞赏。后来，主编把这个被人称为鲁勒达毕依的少年请来，问他如果愿意，可以让他在社会新闻栏当一名小记者。

就这样没过多久，这位小记者便交结了许多朋友，加上他乐于助人，性情随和，尤其在众多记者们和检察院或检察局采访时总在一起碰头的巴罗咖啡馆那，这位新记者因为神通广大而享有盛名。

也正是在巴罗咖啡馆，我和鲁勒达毕依的友情越来越深。后来，我负责为《大路之声》报的司法栏撰稿，进入了报界，这样就和鲁勒达毕依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对他了解得更多，也更喜欢他了。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天真，但他对待事物严肃认真的态度却超出他的年龄。

这时，又发生了“黄室奇案”，这一案件不仅使他跻身于第一流的记者行列，还使他变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侦探。

第二天，即1892年10月26日的早晨，我依然记得他当时的情形。当时8点钟左右，我正躺在床上读《晨报》上有关橡实庄园凶杀案的报导。

鲁勒达毕依走进我的房间，他激动万分，狂热地挥动着《晨报》大声对我说：

“喂，亲爱的……你看到上面的报导了吗……”





“是橡实庄园凶杀案?”

“是的,就是那篇‘黄室奇案’的报导!你怎样想的?”

“嗯,依我看,凶手并不会穿墙而逃。不过,只要今天预审法官对整所房子的结构进行探测后,这个谜就会解开了。或许是雅克老爹把凶器遗落在现场,到时就会知道他是从哪个活门或暗门溜进室内,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到斯坦格森先生身边。你以为呢……”

鲁勒达毕依坐到一把椅子上,点上那从不离身的烟斗。一会儿,心情平静一些之后,又嘲弄地对我说:

“唉,你是位很有才能的律师,我不敢否认。但是,如果你当预审法官的话,那你将会随便地冤枉无辜者……”

他的那种令人难堪的语气,我也不想多描绘了。

他抽了一会儿烟又接着说:

“没有人能找到活门,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原因。正如预审法官说的那样,谁也没见过比这更离奇的案件了……”

“你有没有对凶手是怎么逃走的想法呢?”我问道。

“没有。”鲁勒达毕依回答道:“不过,我对手枪倒有点想法……手枪并非是凶手使用的……”

“那你说,又是谁使用的呢……”

“当然是斯坦格森小姐啰!”

“什么……是她,唉!我简直糊涂了。”

鲁勒达毕依耸了耸肩,又继续问道:

“你注意到《晨报》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让人没有一点头绪……”

“难道你对上了锁的门,里面的插锁一点都没有想法吗?”

“这是报导中惟一合乎情理的……”

“依我看,斯坦格森小姐采取的防范措施,从室内插上插销,上了锁,她一定是对某人心怀恐惧。她如此谨慎小心,还把雅克老爹的手枪取来而不告诉他,可能是不愿惊动其他人,尤其是她的父亲。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于是她开枪自卫,发生了搏斗,子弹击中凶手的手部——这家伙摸索着夺路而逃,那就是墙上和门上留下男人血手印的原因。但是她开枪太晚了,她右侧的太阳穴上还是挨了沉重的一击。”



“难道斯坦格森小姐的右额不是被枪打伤的?”

“报上没写,不过我本人也认为不是枪伤。依我看,斯坦格森小姐用手枪抵抗凶手是合乎逻辑的。至于凶手用什么武器,他一定知道楼上住着雅克老爹,因此,凶手想掐死斯坦格森小姐未能得逞之后,便狠击斯坦格森小姐的太阳穴,企图杀死她。这样一来,他用的是一种无声武器,譬如一根大棒或一把斧子……”

“可是凶手最终是怎样逃出‘黄室’的呢!”我问。

“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想弄明白的,”鲁勒达毕依一面站起来,一面回答,“今天我来找你,就是要你和我一起到橡实庄园城堡去。”

“我!”

“是呀,亲爱的。《当代日报》终于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让我采访,所以我必须尽快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你要我干什么呢?”

“罗贝尔·达尔扎克先生在橡实庄园城堡中。”

“我想他一定很痛苦。”

“我觉得有必要和他谈一谈……”

鲁勒达毕依的话使我感到很突然。我问道:

“难道……这很重要吗?”

“是这样的。”

他不愿再聊下去,催着我快点起床,一人走进客厅去了。

我和罗贝尔·达尔扎克先生是在一件民事诉讼案中认识的。在这个案中,在司法方面我给他帮了个大忙。他是巴黎大学的物理教授,当时 40 岁左右。七年来他一直追求斯坦格森小姐,眼下就要和斯坦格森小姐结婚,他和斯坦格森一家关系十分密切。虽然斯坦格森小姐已 35 岁左右,但却仍十分美丽。

半小时后,我和鲁勒达毕依已经站在奥尔良车站的月台上,正等着开往奥尔歇河畔埃比内的列车。在那正好看到德·马尔盖先生和他的书记员们,他们是作为科尔贝检察院前往橡实庄园调查此事的。

他们昨晚住在巴黎,为的是看他本人创作的一出轻歌剧彩排。德·马尔盖先生是一位威严的长者,他总是彬彬有礼,他只有一个爱好,就是戏剧艺术。本来他可以利用关系在司法界谋得更高的职位,而他本人想的只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浪漫的波尔特·圣马丹剧场或严肃的奥代翁剧场而已。为此,他选择了科尔贝预审法官的职务。并且以“卡斯





蒂加·里唐多”的笔名写一些轻歌剧。

“黄室奇案”使德·马尔盖先生兴致勃勃,案情迷惑不解,更对他充满了诱惑力。他一心向往的是神秘莫测的情节,而最怕的是最后真相大白。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遇上他的时候,他叹着气对他的书记员说:

“亲爱的马莱纳先生,但愿这一搞头不要把这美妙的奥秘给毁了才好!”

“别担心,”马莱纳先生说:“从我已掌握的具体情况来看,你可以放心,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说完,他又向德·马尔盖暗暗指了我们一下。当德·马尔盖先生看到鲁勒达毕依正向他走来时,他很不高兴,忙跳进车厢,还嘱咐书记员:“千万别让记者上来。”

马莱纳先生遵嘱跑来,企图阻止鲁勒达毕依上预审法官的车厢。

鲁勒达毕依谎称是《当代日报》戏剧专栏的编辑,那书记员没有阻拦就让他上了,我也跟着进去,坐在他身旁。

德·马尔盖先生感到莫名其妙,瞪着书记员。

鲁勒达毕依见状忙解释说:

“噢,先生,你可千万不要责怪这位好心的人,我以《当代日报》戏剧栏目编辑的身份采访斯蒂加·里唐多先生,而不是德·马尔盖先生……并向你致贺……”

接着鲁勒达毕依介绍了我,又作了自我介绍。

德·马尔盖先生还有些犹豫,他简明扼要地向鲁勒达毕依说,他不愿把这些秘密公布于众,怕这些情况公布后会影响到他的法官事业。

鲁勒达毕依发誓说会替他保密。

这时,火车开动了。

“火车开了!”德·马尔盖看到我们一起和他上路感到十分意外。

“是啊,先生,”鲁勒达毕依笑着说:“我们正向橡实庄园前进……德·马尔盖先生,这真是一件令人棘手的案件!”

“不可否认!真令人无法解释!鲁勒达毕依先生,我所害怕的只是记者插手没法找到答案。”

鲁勒达毕依感到很失望,但他却装出无所谓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那些记者插手是很讨厌。但……至于我嘛,完全是巧合才和你坐同一车厢,一同上路。”

“你们究竟到哪儿去?”德·马尔盖先生问道。



“去橡实庄园。”鲁勒达毕依不动声色地回答。

这一下，可把德·马尔盖气恼了。

“鲁勒达毕依先生，你们休想进去！”

“你不许我进去？”鲁勒达毕依也不让步。

“当然不是我！我绝不会干出那不愉快的事。但是是斯坦格森先生禁止任何人入内，昨天就是这样，门把得很严。”

“好啊，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鲁勒达毕依快乐地回答说。

德·马尔盖先生听了，抿着嘴不再开口了。尽管这样，鲁勒达毕依和我大声谈论只有一面之交的罗贝尔·达尔扎克先生。直到这时，德·马尔盖先生的面容才缓和了一些。他以为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拜访一位“老知交”。

鲁勒达毕依接着说：“看来可怜的罗贝尔这次要为斯坦格森小姐被害而送命了……”

“很有可能，罗贝尔·达尔扎克先生十分悲痛，他也挺让人难受的……”德·马尔盖极不情愿地说。

“额角上的伤严重吗？”

“那还用说！这一狠击没有置小姐于死地，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那么，斯坦格森小姐不是被手枪打伤的喽。”鲁勒达毕依一面说，一面显得很得意。再看德·马尔盖先生呢，他一脸窘态，不得不为自己的话辩护。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他把身子侧向书记员，像是不认识我俩似的。

可是鲁勒达毕依并不就此罢休，他来到预审法官跟前，从兜里拿出《晨报》给他看。

“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你是否看过《晨报》上的报导？你不觉得荒谬吗？”

“并不荒谬，先生……”

“怎么会呢！‘黄室’的门窗都完好无损，房门撞开后，然而凶手却无影无踪了！”

“这是事实，先生！这也是问题的疑点！”

鲁勒达毕依不再说话，这样过了一刻钟。他又对预审法官说：

“案发那天晚上，你知道斯坦格森小姐梳什么发型呢？”

“我不知道。”德·马尔盖答道。

“这一点很重要。”鲁勒达毕依说：“我敢肯定。她那晚长发是紧贴前额和两鬓的！”

“不对，鲁勒达毕依先生。”预审法官回答，“那天晚上，她的头发全都盘在头顶上，她的前额上完全没有头发。而且，我们仔细看了她的伤口，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头发上没





有血,况且案发后,没有人动过她的头发。”

“你能肯定吗?”

“完全可以肯定。”德·马尔盖微笑着说:“因为在检验伤口时,恰好医生这么说:‘要是她的头发贴在两鬓,那么额角上的伤势会缓和许多。’你如此重视她的发型,未免太古怪了。”

“啊!如果真是盘发,那我又该往哪儿想呢?我该往哪想呢?我应该了解清楚。”鲁勒达毕依低声说道。

突然,鲁勒达毕依扬了扬手,又问道:

“额角上的伤很重吗?”

“是很重的。”

“你们知道是用什么凶器打击的?”

“这可是要保密的,先生。”

“这么说,你们是找到凶器了?”

德·马尔盖先生不予回答。

“那么,她脖子上的伤势如何?”

预审法官告诉我们,颈部伤势极其严重,差点致小姐于死地。

鲁勒达毕依紧迫着问:

“法官先生,你能否告诉我,小楼有几个出口,即门窗之类。”

德·马尔盖先生有些不耐烦,忍了一会儿才说:

“共有五个门窗,前厅门是小楼的惟一入口,钥匙只有雅克老爹和斯坦格森教授带着,平时这扇门总是自动锁住,斯坦格森小姐不用带钥匙。小楼有四扇窗户:‘黄室’一扇窗,实验室两扇窗,前厅一扇窗。‘黄室’和实验室的窗户都朝田野开,只有前厅的窗户向着花园。”

“凶手一定是从这扇窗户逃出小楼的!”鲁勒达毕依大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预审法官吃惊地问道。

唉,这再简单不过了。其他四扇窗户都朝田野,一定有铁栅,既然凶手不能从前厅的门逃走,但又已经逃脱了,那他只能是从前厅面向花园的窗户逃出去。对吗?

“是的。前厅的窗户确实没有铁栅。”德·马尔盖先生说,“可是这扇窗户上装有坚固的铁百叶窗,并没有被人打开的痕迹。然而,我们却掌握着凶手确是从这扇窗户逃出去的证据。楼内的墙上、百叶窗上都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脚印,这些脚印和‘黄室’中的尺寸



完全一样。既然百叶窗从楼里紧紧闩住，他又是怎样逃走呢？我们掌握凶手逃走的证据，但却想象不出凶手逃出‘黄室’用的是什么办法。这件案件真像一种幻象……真是件棘手的案件！”

“难道凶手逃走后又有人在里面重新把窗户闩上吗？”鲁勒达毕依问。

“我想可能是这样……估计会有同谋……而我还没看出是谁……”德·马尔盖先生沉默一会儿又说，“如果斯坦格森小姐今天身体好的话，可以问问她。”

鲁勒达毕依按自己的思路问道：

“顶楼有一个窗户吗？”

“有，我倒把它忘了。这样算应该有六个出口。顶楼的那个小天窗，朝着庄园外部，也装上了铁栅。这扇天窗和楼下的窗户一样，依然纹丝不动。依然从室内闩着。别的凶手迹象在顶楼也没有发现。”

“在顶楼类似‘黄室’地板上的黑黝黝的脚印也没发现，那么可以说，偷雅克老爹枪的并不是凶手。”

“除了雅克老爹的痕迹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法官说着，还点了点头。

雅克老爹和斯坦格森先生在一起，对他来说真是万幸。德·马尔盖先生补充道。

“这样讲，对于在‘黄室’中发现的雅克老爹的手枪又该如何解释呢？很明显，这支枪是斯坦格森小姐自卫时用的。”

德·马尔盖先生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我们在“黄室”中找到两颗子弹，一颗在天花板上，一颗在印着男人血手印的墙上。

鲁勒达毕依听了，像是受到什么新的启发，一声不吭地抽着烟。车到站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才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下了火车。在月台上，法官和书记员向我们行礼告辞，然后乘上一辆来接他们的马车。

鲁勒达毕依向一位铁路职员询问了从这儿走到橡实庄园要多长时间，那位员工告诉他步行要一个半小时。

尔后，他挽起我的胳膊说：

“我们还是走吧。”

我问他：“问题有头绪了吗？”

“啊！没有。反而更糊涂了！不过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鲁勒达毕依说。

“快说吧。”

